



蓝 怕 记

韩 文 洲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藍 帕 記

韓 文 洲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 • 太原

藍 帕 記

韓 文 洲 著

★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二号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• 5 $\frac{1}{4}$ 印張 • 120,000字

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
一九五九年九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6,325册

統一書号: 10088·285

定 价: 五 角

目 錄

老仁拴.....	1
浸种記.....	22
新媳妇.....	39
长院奶奶.....	44
柳县长的爸爸.....	59
蓝帕記.....	77
邻 家.....	96
火头姑娘.....	102
唐七羊.....	113
妯娌三人.....	129

老 仁 拴

(一) 你放心走吧，家里还有我

一九四六年秋天，水旺、底旺、書土、許土四个人担着豆子要到焦作市去卖。头一天走到核桃园，本来天还很早，應該再走一段。但是水旺他們才走到核桃园，就出了一件意外的大事情，山下人紛紛往山上走，山上去山下做买卖的人也紛紛往山上返，过路人、本地人、都传说着一句話——頑固軍进了焦作。水旺他們听到这一句話不敢往前边走了。往回返吧，天不早啦，四个人只得住到核桃园。

頑固軍占了焦作，对山上很有危险，天才多半夜，水旺他們睡的也不安心，每一个人都是睡了一小觉就醒了，再也睡不下去。四个人商議了一下，马上就要起身往回返。担的粮食，是不是还要往回担？这个问题大家也简单的商議了一下，一致的意見是：山上往山下走，都是大山路，費了许多汗水担到这里，再往回担不合适。再一个意見是，也許頑固軍在焦作占不久，等頑固軍走了再去卖粮食，就省些气力。四个人都同意把粮食寄下，就跟店家商議好寄下了。

四个人起了身，走的很快。心中有事不知不觉，就到了自己的村边。

天才小晌午，赵仁拴正在家坐的，还没有吃晌午饭，一

直在盘算着下午做什么活？

忽然見水旺回来了，这时候仁拴的心里，起了一种分不清是非的波动。他馬上就想到：水旺为什么这时候就回来啦？論理今天才該走到焦作，頂早也在后天晌午才能回来，为什么现在就回来了？仁拴覺得这是个很值得問一問的問題，于是仁拴帶着很不自然的样子問水旺道：“怎么今天就回来了？”水旺說：“敌人又进了焦作，你不返回来，还去干什么？”仁拴一听說敌人占了焦作，好象有人猛不防照胸膛打了他一拳，又好象忽然就生出許多扰心虫在肚子里扰的受不了。这时候，他已經明白了水旺为什么返回来；他很自然地就想到，这翻身日月是不是能保住险？这世道是不是又要不平稳？乱想了一阵，又没有什么办法。就这样十来天心里也沒有靜伴过一天。

阴历十月十三日行政村公所通知了要开群众大会。

行政村公所是在塌水河安的，这一个行政村一共是八十多家人，分布在十九个小庄上。还数塌水河这个村比較大一点，行政村就安在那里。仁拴住的那个小庄叫“关爷庙”，只有五六家人。关爷庙在河北岸，塌水河在河南岸。这二个村的背后，都是高山大岭，柳樹、栗樹滿山遍长，风景倒也美丽。

群众大会就在行政村的大庙上开，十月天气还不算很冷，会場就在庙院。这天正是十月十三，月亮明的胜过汽灯。

人齐了，振国（村长）就宣布开会。振国說：“……蒋介石又占了焦作，又打到咱們門口，想来夺取咱們的胜利果实，不叫咱过好日子。……咱們要想保住咱的好时光，好青年非参加咱們解放軍，上前綫去和蒋介石干不可。誰去誰报

名……”振国說罢，接下語的沒有一个。全會場上的人，除了妇女們抱得一些孩子們的叫“月月”声与叫“媽媽”声、笑声以外，再也听不到別的声音。每个人都是仰着头看天空中的明月。半个鐘点过去了，會場还是靜靜的。振国眼看这种情况，啥事也办不了，自己想了一想就走到仁拴老汉的面前，說了一个“你来！”仁拴就跟着振国走到一边。振国說：“仁拴叔，你看沒一个人张嘴，你是明理人，你帮忙向青年們动員动員吧？……”仁拴說：“那还能不帮忙！可以吧！”說罢两个人就分头走开去动員人。振国走开后，仁拴想道：这动員人家誰？自己有年輕孩子不动員，去动員別人的孩子那还合理？因此，他打定了主意，要动員自己的孩子。他馬上走到會場边四下乱瞅，他瞅住水旺以后，就把水旺叫到一边。他向水旺說：“孩！今天咱們开的是扩軍会……你想想是誰救活了咱，你想想蔣介石二十七軍在咱陵川害死咱陵川人有多少！咱家綠叶（水旺的姐姐）、土旺、三旺（二个都是水旺的弟弟）是为啥饿死的？还不是二十七軍在咱陵川搶粮、要款，要干了沒啥吃，饿死的嘛！咱一家七口人，饿死了三口，吊下四口，还不是毛主席救活的嘛！你想想，你不去当兵，頑固軍又占了焦作，咱这翻身日月，过好过不好？……你去吧，你去是給咱綠叶、土旺、三旺报仇哩；是报咱毛主席的恩哩！”水旺隔了一小会道：“去是去，可是我走了，怕你年紀大，不能劳动呀！家里人怎么办？”仁拴道：“你說到家事上，不怕，你放心走吧！家里还有我，你在家也沒我劳动的多，就是乱不过来的时候，还有互助組帮助哩！”水旺道：“你既有这心，我走也安心了。我就去吧！”仁拴一听說水旺愿意去参军，馬上就觉得十几天在肚里的許多“扰心虫”去了个干干淨淨，馬上就觉

得十几天以前照胸搗他那一拳，一疼也不疼了，好象水旺一参军，頑固軍就不会上山了。日子可以稳当一点的过下去。于是他馬上就返回大会場边作汇报去，他說：“我已經动員好了一个……”大家馬上就問：“是誰？”仁拴說：“就是水旺。”大家很高兴的一致說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……一面說，一面就乱鼓起掌来，鼓掌声震动了全会場，震动了仁拴的心，仁拴觉得自己很光荣。他眉开眼笑的向大家說：“不用欢迎，这是咱自己的事情……”就在这时候，在仁拴自动送子参軍的影响下，接着就是許羊土、金土两个青年自动报名，大家都很高兴！不久，振国宣布散了会；一方面就准备送水旺等到区上报名的事宜，整整忙了一夜。

(二) 这是为了报咱毛主席的恩呀

仁拴回到家，水旺媽跟瘦女(水旺的妹妹)还没有睡。瘦女見父亲回来了，馬上点着灯，仁拴就坐到灯边吸开旱烟，一直吸了两袋烟，还没吭一声。心里知道水旺媽的思想有些不通，他一直在想着，水旺媽要問，該如何应付这个问题。

仁拴每开一次会回去，水旺媽总要問，这天开的是什么会？这次也不例外，就問：“今天开会說甚来？”仁拴道：“动員新战士来……”說到这里仁拴想到水旺参军这事，总不能隐起去不說，不如早些說了，他接着就說：“我也动員咱水旺参了軍。”水旺媽一听说水旺参了軍，她的心馬上就酸了一阵，两只眼扑簌簌早已掉下几点泪来。她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先想到自己的命苦，接連着想起綠叶和土旺、三旺来，她帶着吵架似的样子大声向仁拴道：“你丧了良心！三个儿餓死两个，丢下一个你还叫当了新战士！你还有多少儿哩？！”

你指望誰活？……”仁拴很和气的說道：“指望誰活？不是毛主席來，咱一家餓死完了，還活得到現在？你想想咱家餓死三口人，是跟上誰來？咱討飯到玉泉村，討到陵川城，是誰救活了咱？你沒細細研究一下，誰是咱的仇人？誰是咱的恩人？不是毛主席來，你能不能活到現在？水旺能當上新戰士，這是為了報咱毛主席的恩呀！你不知道頑固軍又進了焦作？你不去打走頑固軍，叫蔣介石的兵再來到陵川，你想想，你活成活不成？蔣介石來了，你翻身等於沒翻身！你要知道水旺參軍也是為了保衛咱自己呀！你再想想，毛主席來了咱家是得東西哩；蔣介石來了咱家是出東西哩！不是蔣介石占了焦作來，水旺還能把担到核桃園的三大斗豆子擺了？你再想想咱這四個性命是怎樣渡過來的？”仁拴說罷，水旺媽好大一會沒有吭一聲，仁拴這一番生動的勸解，水旺媽的心里，也起了感動。她知道蔣介石占了焦作，如果再上了山，這翻身日月確實有些不穩當，她感到自己三個兒子餓死兩個剩下一個，還當了兵去，自己真要算是世界上誰也沒她“苦命”。但她又感到去當了兵，總比綠葉姐弟餓死了強，不用說當兵還是為了自己。水旺媽這樣一想，她自己心里已經做了決定，打定主意，不和仁拴吵嚷了。但也不再准備說自己思想打通了這話。

這麼好大一會，她仍是沒吭一聲，不過仁拴在一邊，隔一小會還說一半句勸解水旺媽的話。

第二天新戰士要往區上去，村上群眾都集合齊，排成隊形送新戰士。水旺、羊土、金土三個新戰士每人胸前帶一朵大紅花，看着倒也雄氣糾糾。送新戰士的人，在頭的是音樂隊鑼鼓喧天；音樂隊後邊就是兒童隊，婦女隊，自衛隊，民兵，沿路呼着口號。水旺媽今天也來送水旺，不過她沒

有站到队里，她只紧跟在水旺的身边，一直走到村外。临走的时候，仁拴、水旺、水旺妈、瘦女一家四个人站了一小堆，仁拴说：“孩！到外边好好干！不打倒蒋介石不要回来！”瘦女只说了一句：“哥哥走吧！”水旺妈原来准备要和水旺说好多话。但这时不知怎样，都忘了个干干净净，瞪了一大会也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水旺，你好好操心你的身体，走到那来个信……”水旺都答应了。人家都要走了，仁拴催水旺“快走吧！”水旺就叫上羊土、金土跟村干部振国等一同往区上走了。

水旺妈在村边站着，一直看着水旺的身影，直到高山遮住了水旺，水旺妈才往回返。

水旺妈往家返，一路想着水旺这次参加了新战士。不能和从前一样，在家常常守着，看着。想到这里，鼻子马上酸了一阵，但她马上就转想到水旺当了兵，一半年打败反动派，就平平安安的回家来，她一路走的想，不——甚至她到了家还仍在这样想着。

（三）我不能要这二十个工

过了十几天，村公所又召开群众大会，这个大会除了讨论别的问题以外，有一项就是讨论怎样照顾抗属。这要根据每个抗属家庭的劳力多少，来决定帮助他多少工。讨论到仁拴的名下时，大家一致的意见是：仁拴年纪小六十岁了，担挑上都不行，每年应该帮助他二十个工，顶少应该帮助二十个工。振国问：“老抗属，你有啥意见？”仁拴说：“没啥意见，我看帮助的不算少……”嘴上虽是这样说，心里可早就犯了打划，他想：水旺在家的时候，他当着民兵，经常办公

事，上地劳动的时候很少，啥事我也做了。现在水旺走了，还是我一个人上地，十八亩地还有一头牛，只要我当些事（勤劳些的意思）这十八亩地，我一个人还可以种了。但是他又想到水旺在家的時候，虽说当民兵参战，上地时候少，每年替他做活，可也不在少处。现在他走了，不叫村上人帮助，这十八亩地，是不是能乱的过来？这二十个工要不要？自己思想上还没有作了肯定。可是他准备回到家里，还要细细研究一下。

可是在会上，仁拴同意了，羊土的父亲也同意了。讨论就算成功。旧抗属以前已经规定的有制度，现在还是仍照旧规，没有什么变动。

仁拴回到家，把开会的情形跟水旺妈一五一十的都说了一遍。在会上最后谈的优抗问题，他也把村公所每年帮助他家二十个工这件事情，最后才告诉了水旺妈。仁拴自己觉得村公所帮助他二十个工，实在是不算少了，他认为水旺妈也不能再有别的意见。那知水旺妈说：“咱走了一个人，只帮助咱二十个工？”可是仁拴知道水旺妈的脾气，不管她说甚，又不用多理她，她说一会就不说了。所以仁拴采取了“听见只装没听见”的态度，没有再接水旺妈的下话。仁拴对要不要这二十个工的问题，整整考虑了好几天。他想：水旺是我自己动员参军的，他参军是给自己打敌人，是报毛主席的恩，是为了自己，叫大家帮咱，有些不合理吧？况且咱还能劳动，只要不朽气，这十八亩地是能够乱得过来的。虽说自己上了年纪不能担挑，只要咱的互助组垮不了，拨工互助，地的啥事情，都不成问题的能做了。他想到这里，又从头到尾再想了一遍，他觉得这二十个工，总而言之不能要。于是他做了最后决定，他的最后决定是：“不能要这二十个

工！”

仁拴自己做了决定，但又怕水旺媽不同意，事情不好办。他就准备先跟水旺媽商量一下。他跟水旺媽說不叫村上帮助这二十个工，水旺媽馬上变了脸，她說：“非要不可，咱水旺是給大家打敌人哩！可不能亏住咱一家亏死咱，你就沒想想你能不能动了，我觉着这二十个工还不够用哩！……”仁拴道：“你不用管够用不够用，翻轉不叫你去劳动就是了。”水旺媽道：“不叫我去劳动，我也要这二十个工哩！这是應該的，你不要我要哩！……”仁拴知道跟老婆說不清个青紅皂白，他不准备多和老婆說。他想：翻轉我不要了，我啥事都办了，也就沒事了。于是仁拴再沒有接老婆的下語。

水旺媽觉着别的抗属都叫优待，偏偏你不叫优待咱，他覺得这件事太不合理。怒气冲冲走出門来就去找村长，水旺媽向村长說：“村长，开会帮助我二十个工，多会帮助哩？”振国道：“多会要着就多会帮助吧！看你家要做甚呢？”水旺媽道：“現在倒也不做甚，不过我先和你說明，他爸不要了，我可要要哩！”振国道：“不怕，那說的帮助哩！还能不帮助，老抗属要不要，給你工就是了。”水旺媽道：“就那吧，你記着，村长！”振国道：“記着啦！”

水旺媽回到家，也沒和仁拴說她去見村长的事。不过她心里有个老主意，就是不管他爸要不要，我总能要上二十个工。

（四）冬天再說吧

秋耕时节，村公所召开村干、互助組长、抗属會議，討論如何組織秋耕，如何帮助抗属的問題。也把仁拴叫到。开了

会，振国首先就问仁拴。振国道：“老抗属现在正是帮助你秋耕的时候了，关于帮助你二十个工，你要零使整使？你说说咱就统一分配一下。”仁拴道：“我零也不要整也不要，我还能劳动哩，先派别人要吧！”仁拴这么一说，大家都停止了发言，一齐在思想这个问题：老抗属为什么不叫人帮助他种地？但谁也想不明白。还是振国先问仁拴道：“仁拴，你要，你为什么不要？”仁拴道：“水旺参军，虽说是为了大家，但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不是毛主席来，我一家还能活到现在！况且，我现在还能劳动哩，叫大家帮助有些不合理，所以我不要！”

振国道：“是帮助的迟了？”仁拴道：“不是迟了，我是真不要了，我自己还很能劳动，不需要再麻烦大家，只要打败蒋介石比啥也强。”大家见仁拴是真心不叫帮助他，就不说什么了。

到了一九四七年春，正在春耕的时候，行政村又开大会。去年别的抗属都给帮助秋耕，就是没给仁拴帮助。仁拴又有了年纪，不给帮助，大家有些过意不去，所以在这次会上大家又提意见要帮助他。老抗属仍是说：“我还能干哩，不用帮助。”但大家意见通不过，非帮助他不可。没多有少，大家又讨论了一下，决定每年帮助他五个工。仁拴见推不过去，不接受恐怕大家怀疑自己有别的思想，所以只得接受下帮助五个工这个意见；但他又说：“大家非帮助我五个工不可，我也不能勉强不接受，不过我还有个小心意见要提一提。”大家马上问：“什么意见？”仁拴道：“这五个工，我可是春天也不要，夏天也不要，秋天也不要，到了冬天再说吧！”大家马上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到冬天再说呢？你叫担雪哩？”仁拴道：“因为春夏秋冬，我忙大家也忙，况且我眼下又不

是乱不过来，再要麻烦大家不合理；大家非要帮助我不可，到冬天闲了帮助我也可以。”大家一听仁拴的话，都一齐说：“老抗属真有認識！欢迎！欢迎！……”大家鼓掌，高兴的笑了。

这件事，大家都認為仁拴真是思想打通了，这种人很少。但从仁拴自己想来，却是件很平常的事，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欢迎的地方，相反地他又覺得大家对他太好了，他認為自己以后如果不給村上多服些务，就有些对不起村上人。

（五）古人說：“早起三日頂一工”

关爷庙一共是五家人。一九四五年上級号召組織互助組，組长选的赵臣拴。

赵臣拴这个人，在劳动上也很行，但是只叫他一个人到自己的地里劳动了可以，他不同意把許多家、許多人組織成互助組去种地，他認為“互助”这种办法，是不頂啥事的。他又認為互助起来有两个不好处：第一个不好处是，年輕人到一块动弹，光說頑打，要耽誤生活。第二个不好处是，人多了，你在他不在，你到了地他还没到了，你等他，他又叫你，都要費工夫。另外他認為这都是八路軍兴的新办法，不頂事。他虽当的这个小組的小組长，也只是应了个名字，沒有起了任何作用。

不但他不推动別人，就別人推动他，他也只想一个人去自己地做活去。所以組里的人都叫他是自私自利的組长。

可是这个組里有个仁拴，組就不会垮了啦！仁拴跟臣拴的想法看不一样。仁拴認為“互助”有几个好处：第一个好处是，年輕人到了一块說說笑笑，不知道疲劳能多干活。第

二个好处是，年輕人沒有个老年人領導，沒有个組織性，就容易散漫，想劳动劳动，不想劳动就算了。組織起来就不能由个人的散漫性了，就能多干活。第三个好处是，能改造懶汉。第四个好处是，互助变工，对孤寡沒劳力的人有好处。另外互助这个办法是毛主席号召的，一定是很好。因为他認為毛主席說的話沒有一句是不对的。正因为仁拴的督促領導，这个互助組沒有垮了台。今年春天，这五家又开了个会，小組长换成仁拴当。

仁拴自己当了抗属，是他这一輩子的光荣事，当了小組长，他是光荣上加了光荣。大家选他当小組长，是因为他領導的全小組好，为了保持他的光荣，他准备从当上組长这一天起，往后要更加努力，把这个小組搞的更好。他的初步計劃是：今后要多积肥，多打粮食，不叫荒了地，不叫閑住人。每天的通常計劃是：全小組每天天不明，就得把水担够，天一明就得走到地。

仁拴当了小組长，在第一次小組会上，就把他的初步計劃与通常計劃，跟小組說了，大家都很同意他的意見。

仁拴回到家里，黑夜睡下以后，他不准备馬上就閉着眼睡下去。以前只顧他一家的生产，怎样也好办。現在当了小組长，要領導全組的生产，不是回簡單事。不好好計劃，領導不好全組，就是自己的大不对处。所以他躺下以后，准备好好考虑考虑今后他怎样領導全組的事。他的初步考虑是：自己認字不多，想要弄得很細密，是办不到的，但只要照住他在小組会上提的意見能做到就不坏。不过他又想到，光說嘴不实行，甚事都成不了功，光开会訂計劃，自己不起带头去領導督促是不行的。他准备从明天开始，就要早早地起床，催动大家担水、上地。

第二天还不很明，星星还是跟吃罢晚饭后一样的密，一样

的多，走路要是外人，还难以摸住路。就在这时候，仁拴起了床。首先他去唤务拴起床，接着他一家一家把書土、喜拴、許土、忙牛、秋土等都叫了一遍。叫罢第一遍，他知道大家不会馬上都能起来，他就接連着叫第二遍。他走到每一个人的門上，都是說着一类話：“起吧！早些起去担了水，天明就走到地，不誤正經事，不要因为担水，耽擱到半清早，才能走到地。”由于仁拴的再三催动，大家不好意思再拖下去不起床，果然都早早地起来了。天不明都把水担够了。确实地赶天明都就走到了地。一天是这样，两天是这样……天天是这样，天天是天不明，大家就都担够了水，天一明就走到了地。这种情形，除了务拴老汉觉得这种做法对，这样下去，关爷庙这五家都能发了財，他很滿意以外；其他象忙牛等年輕人都不滿意。忙牛等認為：大家当事劳动是对的，但不須要每天起这么早，所以他們心里有些不满意。他們一致的意見是：“有錢难买临明觉，不應該起这么早。”

一天到了地里，大家的劲头很低落，不說大声話，光說小聲話。

許土說：“每天象这样还要熬死哩！”

忙牛說：“有錢难买临明觉，真吃不住劲！”

秋土說：“人家仁拴叔和务拴叔还能行哩，咱还不能行！”

書土說：“也不知仁拴叔那这么大精神来！”

忙牛說：“狠吃孩紧三天，他精神大几天就不大了。”

許土說：“悄悄干吧，叫仁拴听見了不好。”

書土說：“他可不是馱耳朵。”

.....

忙牛他們悄悄地說着，笑着。仁拴知道是議論起的早了，他准备說服說服大家。他漸漸地接近了大家，向大家道：

“你們这几天有啥意見？”書土說：“沒啥意見。”仁拴知道大家对上他不会說出什么来，但他也知道大家是因为起的早不滿意，所以他准备做一番宣传动員工作，他想了一想帶着笑色向大家道：“我想大家一定是嫌起的早了，可是我还觉得不算早，你們就沒見老人們說：‘早起三日頂一工！’这利有多大呢？睡覺还有个多少，多睡一会，少睡一会，都沒有什么不可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：多起上几个早，多干出些活来，省下工要賺多少錢呢？另外大家想想省下工是为了誰？是为了我一个人？是为了大家？大家多起上几个早，多打上些粮食，也是归了大家呀！又不是我一个人要了，大家沒想想。”仁拴說罢，忙牛等几个年輕人半天沒有吭一声，可是务拴老汉在一边正色道：“仁拴哥說的对，你們沒想想，当事些好？不当事些好？古人說就了：消停买卖，霍乱庄稼。不霍乱还行？非这样才行哩！”但是年輕人們还没有吭一声，看光景大家象是接受了仁拴和务拴的意見，不过年輕人不愿意用口头去承認自己的錯誤，只計劃照住他們两个老年人的意見干就是了。

就因为仁拴的經常不懈劲的推动，就因为仁拴的不怕費口舌，耐心的动員，关爷庙的互助組，三年来是只有发展，看不到松劲的現象。

（六）出外應該憂外

一九四七年七月，水旺捎回一封信来。仁拴拆开一看，信上大体写的是：